

903740

瞻前與顧回的訪採

著等山仰黃

冊四十四第書叢聞新



S 009740

冊四十四第書叢聞新

瞻前與顧回的訪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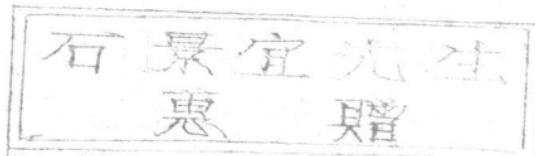
著等山仰黃



四庫全書



S9000977



序

潘煥昆

每年九一記者節，公會都要出版一套叢書，作為對全體會員的獻禮，今年仍不例外，祇是在數量上打了折扣。

歷年來由公會出版的叢書已達四十三冊，凡與報紙、電視、廣播與廣告等媒介，有關編輯、採訪、編譯、公共關係、節目製作等問題的理論與實務，已各有專書，因此繼續出版叢書，在選題方面越感困難，這是今年「減產」的原因之一。而本屆記者公會承擔了出版中華民國七十年新聞年鑑的任務，工作頗為吃重，在人力與財力雙重壓力下，不得不將原應發行兩冊的叢書減半，此為原因之一，謹此向各位會員表示歉意。

經過慎審的考慮，也獲得全體理監事的同意，今年這本叢書，定名為「採訪的回顧與前瞻」，希望透過資深記者的筆觸，使新進的同業與在學新聞相關科系的同學，從中吸取前人的經驗，有助於新聞採訪水準之再提升。

我們曾發出了四十多封函件，邀請有十年以上採訪經歷，分散於各會員單位及不同採訪路線的會員為本書執事，但到八月初截稿，收到的大作只有十五篇，與原先希望有廿五篇的目標，不盡理想。由於時間迫切，無法再等，就這樣付梓了。

非常感謝各位執筆的女士先生，在百忙中賜稿。對於其中少數幾篇，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飾，而未及徵得事先的同意，尚祈原宥，至於因考慮不週或倉促付印造成的疏漏，尤請各位不吝指正鑒諒。

目錄

序

- (一) 接受戰火的試煉 黃仰山 一
(二) 報社需要培養日文記者 林耀川 一一
(三) 財稅新聞通俗化 葉耿漢 一九
(四) 證券記者的義務與責任 郭海培 三三
(五) 科學觀念跑新聞 呂一銘 四一

- (六) 維護正義・善盡言責 陳揚琳 五五
(七) 突破萬難傳捷報 楊楚光 六七
(八) 不要活在過去的成就感裏 徐榮華 八五
(九) 醫藥新聞採訪管見 孫奕材 九七
(十) 關係大眾生活的交通新聞 閔宗遠 一〇九
(十一) 不要說：臺北不好！ 施焜松 一二一
(十二) 地方記者生涯卅二年 鄧根實 一三三
(十三) 謹防掉入陷阱 傅崑成 一四三
(十四) 不算心得；幾許牢騷 宇業熒 一五一
(十五) 三十年來幾件事 何振奮 一六一

接受戰火的試煉

黃仰山

——韓戰、臺海之戰、越戰採訪鱗介

揮舞着血染的中華民國國旗的反共義士，闊步走出印度村的最後一簇鐵絲網，於民國四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零五分進入自由門。他們在聯軍樂隊高奏自由之歌的樂聲中，順序登上引擎已經發動的列車，奔向仁川，開始踏上投歸自由祖國的第一段歷程。憑着堅忍的意志，終於奪回了自由的義士，回首北望，座落在冰天雪地的印度村，漸漸地消隱在迷濛的淚眼中。這不是惜別的悲泣，而是含有喜悅與辛酸的熱淚。我搭乘向仁川進發的第一十一號大卡車。第一聯隊的隊附丁興，廿六歲、浙江人，在顛簸的車上，給我草繪着一張印度村的平面圖。他含笑指着圖中星羅棋布的黑點說：「我們就是在這個被稱為自由城的鐵絲網中，苦熬了最後的四個月。我們在村中

要對着兩個不同的敵人作戰：一方面要粉碎中共洗腦的無恥誘迫，一方面要忍受印度兵的逼害。所謂自由城簡直是名不符實，而真正的自由城是築在我們堅如鋼鐵的心腑中。」

激越的自由歌聲震撼了仁川港。二十一日凌晨，第一批反共義士，分乘五艘沒有武裝的自由輪，啓航投歸自由祖國。雖然他們仍須經過七十二小時才可抵達基隆港，並且依停戰協定，距離正式恢復自由也仍有四十小時，但是比起三年來被關在籠子裏的悲憤歲月，實在顯得短促多了。我們所乘的第二七六號自由輪，剛剛駛出仁川港的防波堤，烏暗的天際，出現了點點亮光。這是美軍八架F十六式噴射戰鬥機，引領我們這支船隊，乘風破浪航向自由之土。

一月廿三日零時

一月二十三日零時，這支自由船隊正越過東海進入黃海。風急浪緊，茫茫夜海一片漆黑，我和擔任護送工作的美軍陸戰隊員尼維阿丹，日籍海員橫山站在濕滑的甲板上，發現位於我們左邊的一艘自由輪的訊號燈發出閃閃亮光，我們的船上和殿後的三艘自由輪的訊號燈同時也放射出光芒。剎那間這一片夜海頓顯光明。具有十五年航海經驗的橫山，隨着訊號燈光的閃動，一字一字的用英語唸出來：「聯軍統帥赫爾上將，正式宣佈兩萬二千四百名中韓戰俘，恢復自由的平民身

分。」他繼續唸着：「恭喜！恭喜！」這是子夜時候，人們正在擁衾追尋美夢，但走在這艘自由輪上的義士們，沒有一個人入睡。當我從甲板回到艙中，向他們祝賀時，每一張臉孔，都掛着笑容，每一雙眼睛都閃耀着希望的光輝。

基隆港已在望了。外港防波堤的紅綠燈影，穿過迷濛的曉霧，彷彿向這五艘排浪來歸的自由輪招手。這是人類顯示其有生俱來的自由權利的最莊嚴的一刻。這也是中華男兒用鮮血與熱淚寫成的一頁不朽詩篇。

在冰封的火山口遊蕩

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們在金門的戰術公路上，乘着吉甫車迎風馳騁。巍峨的太武山隱約顯現，料羅灣傳來悅耳的潮音。一些花草和花崗石築成的圓環，八角的涼亭，不時在車燈的光影中顯露出來，我們彷彿在淡水至金山的一段濱海公路夜遊。如果我們所乘的吉甫車沒有加上綠葉黃土的僞裝，和不時從空曠的原野傳來粗獷的口令聲，很難予新來的訪客一種身臨火線的感覺。

這是「九三」砲戰之後，規模最大的中外軍事記者訪問團身臨戰地採訪。這次同行的中外同

業包括國際合衆社記者卡夫和陸正，紐約時報記者杜亭及陳文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賓漢、卡利夏、王健龍，新聞週刊記者艾里生，時代週刊記者費勞仁和杜明尼，美國廣播公司記者張廣基，美聯社記者艾德華，米高梅電影公司代表王小亭，法新社記者孟仁，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畢茨，路透社記者蔡文智，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記者馬丁，德國烏勒斯徒卡出版社專欄作家邦恩小姐，韓國京鄉新聞社記者鄭宗植。本國的同業包括中央社記者胡黎明，軍聞社記者謝天衢，中央日報記者劉毅夫，聯合報記者劉宗周，徵信新聞報記者（現為中國時報）常勝君，中華日報記者周萍等，大都是經常跑戰地的；那些外國同業也都是有名的戰地記者。他們如果認為金馬是太平之島，絕不會花大洋錢，從海外飛來，更不願在金門捱硬板床。

我們的車隊停在一個山洞口，一位頭戴鋼盔身穿野戰服裝的軍官，引領我們進入洞中，沿着曲折的坑道走了一會，便到達金門防衛司令部的一個作戰簡報室，燈火通明，牆上掛着一些敵情動態圖表。我們站着聽取一位負責情報作業的軍官對於金門當面敵情的研判。他指出：當面的敵軍已在福建沿海港灣集結了五百多艘武裝艦艇。最近自江西至廈門的鷹廈鐵路軍運頻繁。廈門附近鄉間大規模拉伏，強迫老百姓組織擔架隊、運輸隊和救護隊。中共空軍的米格十五式噴射機羣已進駐福州、建甌、南平、莆田、晉江、龍溪、澄海等第一線基地。中共圖謀進犯金門的徵兆已

十分顯著了。

金門守軍最高指揮官以次的作戰參謀，正在地下作戰指揮中心，嚴密監視對岸敵軍的動態。

島上所有的雷達不停的在轉動，金門已晉入全面緊急備戰狀態。

夜已深了！肚子也餓了。我們懷着碰運氣的心情，跑到金門村想弄點東西吃。商店大多已打烊，但村民仍多在石板鋪的路旁納涼。這些在俄製大砲有效射程內生活的平民，所表現的鎮定神態，深深使來自國外的訪客迷惑。金門的老百姓並非茫然無知，而是多年來一直面臨戰火的試煉，加上島上防衛力量不斷的強化，已使這些在火線上生活的老百姓，尋求出具有彈性的安全感了。一位雜貨店的老闆對我說：「他們真過來，拿起槍和他們拚就是了！」這是金門老百姓顯得如此鎮定的答案。據我所知，這些敲算盤、扛鋤頭、撒魚網的金門老百姓，已經全面武裝起來。

國際合衆社記者卡夫對我說：「我們是在一個封冰的火山口週圍遊蕩。外表是冷冰冰的，肚子裏却是隨時可能噴發出來的火熱岩漿。」金門的確已臨戰爭前夕了。

中共點燃臺海戰火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三十分，中共果然點燃戰火，掀起了驚天動地的「八二三」臺海戰役

。雖然敵人在三天內發射了五十多萬發砲彈，但並未癱瘓金門前線與臺灣本島基地的海空交通。

金門的防禦工事仍固若金湯。黃昏的金門空戰，我神鷹以八架對四十八架的懸殊比數，擊落了兩架俄製米格機。黑夜的料羅灣海戰，打得敵人落花流水，敵艦三沉五傷。

金門前線士氣與民心，在砲聲彈影中，顯得更昂揚。金門守軍最高指揮官胡璉上將向國人保證：誓死保衛金門。他對金門的守軍說：「我們九年來臥薪嘗膽只為報仇雪恥。島嶼作戰，雙方皆為背水，所以戰鬪的慘烈是必然的。戰爭是軍人道德力量的最高表現，戰爭勝敗的基本因素在勇敢與堅忍。」領袖說：「必死則生，倖生則死。」為爭勝利，為求生存，在戰鬪中，我們必須抱成仁決心，然後才能獲得輝煌勝利。」

我靠在料羅灣灘頭的一個掩體，視線投落在這片迷茫的海上，它是如此神秘，如此深沉！敵軍的兩棲部隊尚未冒險搶灘登陸，慘烈的攻防戰還未算正規演出。但是，有資格的軍事分析家提出警告：我們在堅強抵抗，敵人在對金門展開砲轟、空襲與海戰的同時，必須加倍提高警覺，嚴防敵軍突然向馬祖進犯。這是很可能的，因為敵軍自知已無法奪得金門之時，便可能求其次了。

隨越南共和軍出擊

這是一個奇異的戰場。由於共黨武裝分子，自北越長期持續的越過十七度線滲入越南，像癌細胞一樣潛散在各處。因此，越南戰場很難指出那裏是前線，何處是後方，更無法畫出一條決戰線。

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廿七日九時四十五分，我正準備從堤岸的金陵旅社前往我國駐越大使館拜訪胡璉大使，突然電話鈴聲響了，我拿起電話聽筒，對方說：「這是美軍新聞組。你是從臺北來的民族晚報黃先生嗎？」我答：「是的。」對方續說：「請你在十五分鐘內趕到。」我預感申請隨軍出擊採訪的機會也許來了。但是來得太快也太突然了一點，也許是過度緊張和興奮，像初臨火線的新兵，當我將電話筒放回電話機上時，右手微微發抖。十分鐘後，我趕到位於西貢市中心的威廉中校的辦公室。一位美國空軍少校正在檢查手槍，威廉中校含笑對我說：「你的機會來了。」接着遞給我一張志願書，其中說明不論生死均自行負責云云，我在這張生死狀上簽下了姓名後，威廉中校給我介紹美空軍摩爾少校。這位剛才在檢查手槍的軍官對我說：「我們上路吧！」我們跳上一輛軍車，朝市郊駛去。摩爾少校一直保持沉默，我看著喧喧嚷嚷的街景，心想我到達這個陌生的城市還不到四十八個小時，而今又要到一個命運無法捉摸的更陌生的地方去了。

我們已到了西貢新山一軍用機場。汽車停在一架戰鬥直昇機旁，摩爾少校隨即帶我登機。座

艙內已有另一位外國同業，彼此自我介紹，他就是當時在越南戰地頗有名氣的美國新聞週刊特派記者蘇倫。直昇機很快就升空了。這時摩爾少校才告訴我們：距離西貢南方約五十公里的一個名叫茂萊的自治邑，正遭越共游擊隊突擊。越南政府軍第二梯次的清剿部隊，正在距離西貢約二十公里的「丁安」據點集合，我們也許可以趕得上隨軍出發。這時一陣強風吹入機艙，我才發現機艙兩邊的艙門完全推開，兩名重機槍射擊手分別握着在門邊的機關槍，手指按着扳機，俯首全神注視着地面的動態。蘇倫告訴我：美軍機一升空便進入隨時作戰的情況中。兩天前，有兩架美軍飛機剛剛飛出西貢機場跑道，便遭潛伏在叢林中的越共高射機關槍擊傷。

我們所乘的這架H U I B型戰鬥直昇機，擁有七點六二纏口徑的重機槍兩挺和一門火箭砲，並配備兩支強力的來福槍，火力相當猛烈。我們的飛機很快就飛臨「丁安」上空，但見十六架運兵的巨型直昇機，像一列火車廂停在一條筆直的狹路上。它們的螺旋槳正在轉動，掀起一團團塵土。摩爾少校示意機師飛低一點，好讓我們攝取幾個鏡頭。轉眼間，這列運兵的空中列車已完全昇空，編成兩個箭型的作戰隊形，我們這架飛機夾在兩個作戰編隊之間，朝茂萊戰場進發。

動人魂魄的戰鬥場景

我們飛臨「茂萊」戰場上空時，戰鬪仍在激烈進行中，一團團濃煙夾着、閃亮的火花，在緊緊依傍着一條狹長運河的叢林中冒出來，隆隆的砲聲夾雜着響亮的槍聲直衝青空，強烈的震波，搖撼着我們的直昇機，像浮蕩在驚濤駭浪中的小舟。我被這動人魂魄的戰鬪場景迷住了，只想盡量獵取戰鬪的情景。但見第二梯次穿着草綠色軍服、頭戴鋼盔的越南戰士，已從飛機下來，迅速變成三路向一族叢林進攻，三輛水陸兩棲戰車也正越過河面衝入叢林。際此，突然有八架與我機同型的戰鬥直昇機飛臨上空，對着叢林的中心，展開輪番超低空穿梭式的炸射，橙黃色的火舌連續不斷的從重機槍的槍口吐出來，火箭砲砰砰的向林中射擊。我們看不見叢林中的越共，只感覺到有槍彈向空中還擊，但很微弱。摩爾少校爲了我們的安全，命令駕駛員在距離叢林約一千五百公尺的一片稻田上降落。在我們降落點前面約一百公尺的地方，有三輛水陸兩棲戰車正待命發動第三梯次的進攻。我們迅速跳出機艙，很吃力的跑到距離飛機約七公尺的一個土墩旁伏下，用遠鏡向叢林瞭望，但看不見林中雙方搏鬪的情景，只看到一條條火舌在煙硝迷漫的林中飛竄，和聽到密集的槍砲聲。

大約經過了半個鐘頭，濃密的槍砲聲轉弱了。我和蘇倫跟着那三輛徐徐前行的兩棲戰車，向叢林推進，在距離叢林約七百公尺的地方停下來，這時砲聲已停止，只聽到稀疏的槍聲和尖銳狂

野的嘶殺聲。際此，一架A十九型的陸軍輕便飛機，飛臨上空盤旋，用擴音器播出充滿感情的越語。我們都不懂越語，摩爾少校告訴我們，這是越南軍展開心理作戰。接着這架小飛機向叢林中心散下傳單。此時，又有三架漆有紅十字的直昇機降落，救護兵從機艙出來，扛着擔架，跑步進入叢林去了。

叢林中的槍聲終於完全停止了。我們乘原機向西貢回航。機艙中一片沉默，只有震耳的飛機引擎聲在響。我探首外望，艷麗的陽光正灑遍着中南半島的青葱田野和蜿蜒的河流。這是一幅美麗的圖畫，沖淡了我從戰場帶回的煩躁情緒。但它一縱即逝了。我想到這一簇一簇的密林之中，斷斷續續的進行着殊死的戰鬪。而這一類如同貓捉老鼠的捕捉戰，在肥沃的越萬國土的每一個角落，隨時都會發生。共黨對越南善良人民的殘害，令人憤慨。越南共和國所遭逢的多難命運，更令人深沉的嘆息。

報社需要培養日文記者 林耀川

二十五年前的九月間，我報考了中央日報採訪組記者的筆試和口試，那天，口試近尾聲時，主考官、當時的總編輯錢震先生問我：「你懂不懂日文？」

我心裏想：「日文跟做記者有啥關係？」但我反應相當快，立刻回答說：「我的日文，比我的中文還要好些。」錢總編輯將信將疑，但他還是勉強的點了點頭。

幾年之後，方才漸漸領悟了日語文有時也可以派上用場。

鼓足勇氣把握機會訪問外賓

首先，印象較深的一次是，民國四十六年六月初，日本首相岸信介首次以元首身分來華訪問。當時我跑的主要路線是臺北市政府和市議會，還有剛開始兼跑的日本駐華大使館和日人團體等